



蘭亭續考卷一

世齋藏

吳山俞

松

臣溥

小南

書

館

繭紙鼠鬚真蹟不復可見惟定武石本典刑具在展玩無不滿意此帖所宜寶也

右紹興癸丑歲

高皇賜鄭謨本有

御筆復古殿書四字下用御書之寶藏俞松家李秀巖有跋在後

世傳太史歲大雅吟黃庭經樂毅論遺教經蘭亭記皆逸少奇蹟而太史歲大雅吟不復傳黃庭雖有本然殊不類似後世依倣而託之者遺教經又訛缺過半獨樂毅論字

完正精勁絕出此本藏於毘陵高氏云始得之石城已亡  
其一角所存三百餘字即其真也其後或見其石者以為  
玄玉高氏子弟以火試之今遂破為數段石蓋楚石堅瑩  
似玉而畏火予亦嘗見之然物之不幸有如此者亦可嗟  
也蘭亭記傳者尤多行草不一竟未見其正本嘉祐中侍  
官陳留得集賢胡公謹家本觀之與世之傳者不相類而  
字勢竒絕非後人所能為然予不知公謹果何從得之也  
治平乙巳予歸毘陵又獲瑯琊模本而字體乃與公謹所  
藏悉同其後有永陽守杜符卿題云蘭亭記自永嘉之亂  
而亡其石刻今存於定武李氏李氏初亦不甚秘而今無  
能見之者唯府帥下教或得墨本一二而已於是予乃知

公謹所藏蓋定武李氏本也杜守真可謂好事者然其傳模  
非良工僅存梗槩而失其精神遠矣聊識而藏之然不知異  
日果能得李氏正本否四月壬辰南陽子厚題於山軒南齋

杜守云蘭亭記永嘉之亂亡其石而張彥遠書斷云  
右軍脩禊事時三十三歲揮毫製序於時寶之貞觀  
中入於內府文皇帝令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  
諸葛貞等四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後  
以玉匣盛貯隨葬於昭陵然永嘉之亂乃是惠帝惠  
帝蒙塵辛未歲至穆帝永和癸丑歲相去四十二年  
豈非傳之誤耶因誌於此用祛羣惑耳治平乙巳中  
元日閑閑堂記

右魯子學本後歸沈虞卿

蘭亭樂毅東方先生三帖皆妙絕然模寫屢傳猶有昔人用筆意思比之遺教經則有間矣元豐二年上巳日寫

東坡跋官本法帖

蘭亭叙世間本極多惟定武本者最佳且有東坡先生跋證可為雙寶張氏其珍藏之辛未孟春中休日賀方回云

此蘭亭乃定本也今亦罕有賞歎無已元祐辛未仲春十八日田晝揚書思趙滂

始鄒正言浩赴貶所其友人告之曰使君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友為誰田晝是也蘭亭佳無說蘇子瞻賀方回人所共識由田君求揚趙又沒可知也淳祐

四年夏至日長樂潘枋

右一本自東坡而下四跋藏俞松家

劉郎無物可縈心沉迷蠹蠶與斲簡求新不獲狂時發自謂下取且謾眼猗嗟斯人今實甚我欲從之官有限何時大叫劉子前覬閱墨皇三復返

右米元章題劉涇所收唐絹本

永和九年暮春月內史山陰幽興發羣賢題咏無足珍叙引抽毫取竒札好之寫來終不如神助留為後世法二十八行三百字模寫雖多誰定似昭陵竟發不知歸尚有異形終可秘弄遠記摸不記楮要錄班、有名氏後生有得苦求高俗說終、那有是

右米元章題永徽中撫本

予為兒童侍先君旁嘗聞與客論蘭亭詩叙惟取定武本為最真予初不悟此說今老矣學書無所成信知蘭亭詩叙不可以水墨積習也此軸迺侍郎王彥昭文房物觀之使人健羨是尤可珍也丹陽蔡肇天啓題

右李鳳山所藏本

先君所藏定本脩稷叙愛之甚切今觀此刻宜在季孟之間紹興九年歲次己未春三吳吳說跋

右王岐公本藏俞松家

錢及之於工部外郎薛伯常所藏蘭亭曰蘭亭自唐太宗刊在玉石後流落定武民間世以定本為貴伯常尊君道祖世

以米薛名者侍其先樞密守定武別以玉石刊一本易民間太宗以歸薛道祖長安人也自此天下以長安薛家本為貴道祖又留刊一石在使字留刊一石在譙門計之民間所易者一石只定武自有三本然皆徑道祖手元用太宗碑本便上石皆善本也及之與伯常游數於其家參之曲折精微得蘭亭妙處一開不能逃也雋道此本真薛家好本也然伯常又說玉石本惟背後有五色蓮花記者為貞觀時本耳此石後來亦不在長安薛家蓋道祖死其弟尚書嗣昌奏之宣和之間已取歸汴京龕在宣和殿上靖康丁未燕人載歸沙漠嗚呼中國所存者亦可知矣雋道妙於翰墨方能珍玩之他人有之未必能披玩法書如此也道祖諱紹彭其幼子伯常諱經紹興二十八年八月十三

日錢及之中史謹書

右藏俞松家

王羲之蘭亭叙詩真蹟唐貞觀中御史蕭翼就會稽僧得之詔  
內供奉摹寫賜功臣時褚遂良在定武再摸於石真蹟復入昭  
陵世不復見自唐以來所傳惟寶定武本當時印取已多缺去  
會字此石宣和間又歸內府亦不復見矣今古摹刻響搨奚翅  
數十百卒非識者眼中物按張彥遠書法要錄云羲之復書此  
叙凡三十終不類初以是知無心之妙亦不自知也能造此理  
可以學道僑寓南安觀知白所藏定武真本旅愁頓解建炎二  
年五月二十六日宋唐卿謹識

右藏越僧處

王性之家蘭亭云是唐人所臨後有建中押尾建中乃李西  
臺名也以予觀之落筆結字皆是西臺法度此帖為西臺所  
摸者無復疑焉陳長方齋之書於唯室之東雲巢

右李西臺臨本藏俞松家

翰墨風流冠古今鷺池誰不賞山陰此書雖向昭陵朽刻  
石猶能直萬金紹興十六年歲次丙寅懶拙翁米元暉在  
行朝天慶觀東私居書航之北窓跋致景  
定武本桑澤  
卿考中已載

右藏俞松家

昭陵一入見無從鑄石猶將贗本供八法典刑今在此華  
山天外立三峰

不須苦恨厭家雞自是監車後月題弄筆數行書紙背莫

教人喚庚安西

此甥此舅兩風流翰墨相傳不誤投大似曹溪付衣鉢臨池他日看銀鈎

吾友胡少明教官以王文正家所得蘭亭叙惠其甥王立之定武石刻婁經牧守私易此本信非近年撫搨失真者所能髣髴也紹興乙卯上元日閩人陳長方齋之題於益澤寓舍

庚申二月復借此本叅訂程光祿滕康樞家所得本此石實與滕氏所藏同出一轍

柳子厚殷賢戲批書後寄劉連州并示孟崙二童家有右軍書每紙背庚翼題云王會稽六紙二月

三十日

右三詩三題並陳齊之筆王沂公本李秀巖有跋藏俞松家

平生三見唐人摸本蘭亭叙一見泗南山杜氏木刻者一是周延雋家本一是蘇中書家唯蘇氏本冠諸家本其傳摸不失真處決非定武石刻所能及然不善為斲血指汗顏摸書手未免有之

右陳齊之評唐人摸本

定武舊刻長安薛氏所藏余政和丁酉歲倅郡次年移南陽薛氏子咳以此贈行建炎己酉承乏鄉部遭里中之變已失復得錢塘吳說傳朋題

傅朋赴鎮上饒相遇嘉興觀定武舊本蘭亭真氣凜然紹興中甲子九月十四日雒陽朱敦儒題

揆家所藏定武楔帖有三最後得此本絕妙戊申九月三日觀於欣遇東齋沈虞卿題

是歲冬十一月觀楊伯時路分家藏本與此正同其籤題是薛紹彭手書知此為定武真刻無疑沈虞卿再題

蘭亭叙唐世摹本已不復見今但石本耳摹手刻工各有精粗故等差不同惟自定武者筆意彷彿尚存士大夫通知貴重皆欲以所藏者當之而未必皆然觀此本則不容聲矣紹興辛亥立冬石湖范成大書

余從士大夫家見蘭亭石刻多矣皆號定武本雖秘府之藏亦未免雜贗也紹定癸巳脩楔之月舟過采興欣遇沈公之孫寺丞出示家世所藏二軸望之知其為真也此軸本吳傅朋得諸薛氏而博古如尤王善書如朱范同所鑒賞則又信而有徵矣近歲士人作蘭亭攷凡數萬言名流品題登載略盡惜無以此軸示之陵陽李心傳書

右一木六跋沈伯愚所藏本

唐太宗既獲蘭亭叙乃命馮承素趙模諸葛貞之流鈎摸以賜近侍令褚遂良檢校而董之今嗜古好竒君子尚有秘傳當日賜本近見一本已歸御府矣神物護持斯為萬世不朽之藏庶字間石刻莫可勝紀悉以定武為最善此蓋是也紹興十九年九月十五日懶拙老人朱元暉書



宣和之末復置書學增博士三員杜漫古米友仁與兢昨兼見  
任職事一日太上徽皇各賜蘭亭叙石刻一本其下御筆書云  
康定二年進尚是定州所貢今觀是本政與向來所賜同今不  
易得宜珍秘之紹興壬申春二月六日保大騎省雲來徐兢題  
定本蘭亭叙如世奇寶不惟難得亦難辨此蓋故家所藏米徐  
二公好古博雅與之不疑僕因而識焉幸矣淳熙辛丑閏月晦  
日唐李度題

右一本三跋藏俞松家

蘭亭稊飲叙草跡右軍法書第一真墨入昭陵虞褚輩所臨  
典刑猶在散落人間今復數百年鉤搨既多真贗轉襍濃輒  
過肥纖或病瘦偏勁露鋒規媚傷弱工不勝拙當時無復見

右軍大成矣余每獲蘭亭隨以入集晚游都下蘭若得本於  
老書生云清獻趙公少年學書定武本一見驚喜取較他本  
果勝不誣遂以壓卷魯直嘗跋蘭亭有云摹寫或失真肥瘦  
亦自成妍媸各以心會其妙處因題所集云蘭亭會妙紹興  
辛巳元夕後一日魯長卿書

右藏魯子平家

蘭亭為書法之祖南中摸倣幾數十本終不若定武者之勝今  
觀此軸刻畫與使墨皆有佳趣決知其為定武者也然較之予  
所收者墨色勻重亦打碑者自有不同得之者當寶藏蓋書法  
盡於此矣石湖居士書

右范至能跋

右蘭亭記曾禹任得之諫大夫毛氏毛氏得之淮陰非近時習  
訛者也予見元明跋山谷書云山谷謫黔浙峽舟中日日惟把  
玩石刻一紙蓋此記也故末歲筆法超絕云予聞五更侵早起  
更有夜行人願持此句子寄聲山谷楊萬里

右楊誠齋跋魯氏本

晉人風度不凡於書亦然右軍又晉人之龍鳳也觀其鋒藏  
勢逸如萬兵銜枚申令素定摧堅陷陣初不勞力蓋胸中自  
無滯礙故形於外者乃爾非但積學可致也昔梁昭明以一  
語不中廢此叙而不錄後世以絲竹管絃為重複之病至齊  
梁小兒偽妄之作則信而不疑是蓋微瑕棄玉而以玉表重  
珉唐太宗親傳晉史備載斯文豈無意耶雖然翰墨如此閱

千百載終當輝映學海後之覽者亦將有感于此固右軍期望  
於士大夫之志也故吾樂為仲威言之紹興乙亥九月二十七  
日必大書

朝士素藏金石刻且彈見洽聞者莫如沈虞卿尤延之王順  
伯予每咨問焉淳熙己酉正月五日必大題

唐太宗始得修契叙命趙模韓政馮承素諸葛貞榻本賜羣  
臣而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各自臨摹由是流傳人間今高  
宗皇帝臨定武石本則唐摹本止矣皇諸孫臣善鑲好古博  
雅得紹興宸奎寶藏之屬臣必大記其後必大嘗伏讀御製  
御書翰墨志近三千言而稱美此序無慮數四既曰測之益  
深擬之益嚴姿態橫生莫造其原又曰得右軍書手之不制

右蘭亭記曾禹任得之諫大夫毛氏毛氏得之淮陰非近時習  
訛者也予見元明跋山谷書云山谷謫黔浙峽舟中日日惟把  
玩石刻一紙蓋此記也故末歲筆法超絕云予聞五更侵早起  
更有夜行人願持此句子寄聲山谷楊萬里

右楊誠齋跋曾氏本

晉人風度不凡於書亦然右軍又晉人之龍鳳也觀其鋒藏  
勢逸如萬兵銜枚申令素定摧堅陷陣初不勞力蓋胸中自  
無滯礙故形於外者乃爾非但積學可致也昔梁昭明以一  
語不中廢此叙而不錄後世以絲竹管絃為重複之病至齊  
梁小兒偽妄之作則信而不疑是蓋微瑕棄玉而以玉表重  
珉唐太宗親傳晉史備載斯文豈無意耶雖然翰墨如此閱

千百載終當輝映學海後之覽者亦將有感于此固右軍期望  
於士大夫之志也故吾樂為仲威言之紹興乙亥九月二十七  
日必大書

朝士素藏金石刻且彈見洽聞者莫如沈虞卿尤延之王順  
伯予每咨問焉淳熙己酉正月五日必大題

唐太宗始得修契叙命趙模韓政馮承素諸葛貞榻本賜羣  
臣而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各自臨摹由是流傳人間今高  
宗皇帝臨定武石本則唐摹本亦止矣皇諸孫臣善鑿好古博  
雅得紹興宸奎寶藏之屬臣必大記其後必大嘗伏讀御製  
御書翰墨志近三千言而稱美此序無慮數四既曰測之益  
深擬之益嚴姿態橫生莫造其原又曰得右軍書手之不制

自束髮喜作字晚年得趣又曰右軍擇毫製序用蠶繭紙鼠鬚筆適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具別體之字二十詩無同者歷代論書遂集大成方孝宗皇帝在王邸詔幕寫為具課乃知二聖心畫雖曰天縱亦積學之功也使羲之復生將云非恨陛下無臣法恨臣無陛下法耶嘉泰二年三月三日少傳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必大謹書

右三跋周益公題

定武本凡端流帶右天五字全者皆謂在薛紹彭之前然不能知歲月之從近此誠善本王順伯謂是熙寧前摹拓於中山者為可寶近見畢少董所藏董氏淳化間本尤為

精好自言為兒時親在定武見青石本帶右天三字已缺壞大觀再見之與舊所見無異則五字未必皆紹彭剝損也更當考紹彭在中山時歲月云樓大防跋王伯常本

薛道祖名紹彭向之子也與米元章劉巨濟相為莫逆之友不惟人物翰墨相上下所蓄法書名畫亦略相埒今有清閔堂帖名字印章瞭然跋語所謂河東公者也從孫棣近以伯父揚州所藏揆序問清閔為誰誦所聞以告之樓大防跋清閔居士本子耕明遠以古帖相易不肖各以其寶余有淳化間本與此相似而流帶右天尚全謂子耕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明遠姓單名丙文右選之有文者樓大防跋黃子耕本

右三跋樓改觀題

南朝千載有斯人帖出蘭亭花草春俛仰之間已陳跡至今此  
紙尚如新

右楊誠齋題袁起巖本

慶曆中宗景文帥定武有舉子携此石至都死於營故家 營  
吏號何水清者見而識之取獻景文景文喜甚不敢私有由於  
公帑世謂之定本後為薛道祖携以歸長安宣和中有旨取舊  
石制睿思殿嘗以墨本令賜近臣時先君通籍殿中遂得此本  
聞閔兵火之餘迄今數十年秘藏不墜豈有物之護持國書所  
聞以告來者淳熙十年八月二十三日東平榮芑書

定武蘭亭叙凡三本其一李學究本傳為智永所模薛氏別刻  
本易以歸長安宣和間歸御府前本是也其二字肥有薛道祖

別刻留定武與前本方駕人多課為舊本非也其三斲字差  
瘦得於修城後夫後藏康伯可家舊刻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  
宋元功云嘗從使虜間在中原楊伯時云與薛氏為姻家定武  
本以玉石刻背舒元與牡丹賦并記之以廣異聞淳熙十三年  
五月十三日右北平榮芑題

右榮次新二跋 桑澤卿考中已載其間三斲石本今藏  
俞松家李秀巖題跋在後

蘭亭皆以定武為貴其寔有三各不同始慶曆中宗景文為帥得  
唐石本匣藏庫中至元豐中薛居正為帥惡摹打聲乃刻別本制  
譙樓未幾其子紹彭又別刻易元石歸長安蓋道祖嗜古工書臨  
摹盡善三本皆出定武而宋之所得者當謂之唐石本薛氏父子

所刊者即請之定武本可也大觀既詔取元易石本龔制宣和殿  
靖康時岐陽石鼓共載以北南渡以來舊物多不存後人所存摹  
刻不知幾本觀之者有肥瘦剝損取况之說紛紛不一皆未足為  
證多取它本較出自然萬一不侔余亦嘗以沒凡所見參攷兼見  
楊槃齋所藏薛道祖籤題本與此無纖毫異故知此本為定武  
毋疑淳熙丁未仲冬後一日山陰王明清題

右王照王仲言所題本

定武蘭亭叙熙寧中薛師巨為帥其子紹彭竊歸洛陽折損  
湍流帶右天數字以惑人宣和間歸御府建炎初宗澤送之  
維揚虜騎焚維揚方不知所在此本未折損乃舊日定武所  
拓尤可貴重黃太史謂肥不剩肉瘦不露骨謂此帖也臨川

王厚之跋

前輩論定武蘭亭石本風流秀潤骨肉相稱視其筆意右軍清真  
氣韻針映一代猶可想見今觀此帖寧不信然已未中冬武夷唐  
體仁

永和歲癸丑羣賢會蘭亭流觴各賦詩風流見丹青右軍草  
楔叙文采燦日星選文乃見遺至今恨昭明字畫最得意自  
言勝平生七傳至永師襲藏過金羸辨才尤秘重名已徹天  
庭屢詔不肖獻託官墮戎兵妙選蕭御史微服山陰行謫詭  
畫萬狀徑取歸神京辨才恍如失何異勅六丁文皇好已甚  
丁寧殉昭陵當時馮趙輩臨寫賜公卿惟此定武本謂出歐  
率更採擇獨稱善遂以鑄琮瓊流傳迨五季皆在御腹高耶

律殘石晉睥睨不知名意必希世寶璽裏載輜輶帝紀既  
北去棄與朽壤并久乃遇知者龕制太守廳或云政宣聞  
此石歸紹彭又言入內府宣取恐違程焚膏繼短晷拓本  
手不停疊紙至三四肥瘠遂異形南渡愈難見得者輒相  
矜我見十數本對之心欲醒汪侯端明子嗜古自弱齡錦  
囊荷傾倒快覩喜失驚帶流及右天往之字不成而此獨全  
好護持如有靈尤王號博雅異論誰與評硬黃極摹寫  
唐人苦無稱贗本滿東南瑣不足呈猶有婆與撫砥硤  
近璜珩右軍再三作已覓不稱情心慕且手追安能效筆  
精響榻固近似形似神不清不如忝其意到手隨縱橫况  
我筆素拙何由望羣英近亦得舊物庶幾窺典刑此本更

高勝者語安敢輕孤風邈難繼悵望冥鴻征改魏題程季路本  
悵望當時真蹟臨摹所在支分千載但稱合作誰能有感  
斯文

定本為世第一此又在定武前今日錦標玉軸向來不直一錢改  
愧題表起巖本

東游登會稽祇見蘭亭不見碑北過中山府欲訪此碑不知處間  
從故家看墨本如此二者絕難遇曾經耶律璽裏去至今胡虜  
猶知慕時將一二餽虜使持歸往之快先覩未知王右真在否要  
比江南終近古他日縛取時韓作編戶勒銘歸來過定武只問君  
王乞此碑打向人間莫論數改魏題羅春伯本

余三為蘭亭作詩姚江施令尹家世好古所藏定武略與

李路者相似披玩不已欣然為題其後四明樓鑰

慶元戊午詹阜民子南趙師夏致道武子以是日修故事於此地  
武子出示同觀相望八百四十有六年矣懷想風流為之慨然

觀蘭亭當如禪宗勘辨入門便了若待渠開口堪作什麼識者一  
開卷已見精粗或者推求點畫參以百鑑瞞俗人則可但恐王內史  
不肖耳余平生見佳本亦多然如武子所藏不過三四真可寶也  
慶元庚申重九日笠澤陸游書

莆人陳謙正仲借觀於越上齋宮是本真定武二三百年前本  
也宜珍藏之嘉泰元年八月初八日

嘉泰元年八月上休日南豐曾喚茂昭觀於越之棣華堂

常叔度徐淵子同觀于西泐張圍壬戌四月廿四日是日微風

小雨

嘉泰壬戌冬至後五日林成季周南朱鷲趙汝諧朱元絃滕成  
別盱眙施武子於虎丘同觀書畫武子弟寅宏

往見定武蘭亭後有畢少董所題與此正同真奇物也甲子七  
月二十有三日閏中張嗣古敏則

曩年沈揆虞卿蓄蘭亭叙刻凡百餘本子嘗見之要各有所長  
而以定武刻為冠予問沈何以別其為定武本沈以斷損湍流  
帶右天字為驗今觀王順伯跋云未斷損前本尤可貴重則是  
沈之前說尚未盡也以是知見聞不可不博開禧丁卯正月望  
題倪正甫

李真真德秀任希夷同觀嘉定癸酉中冬二十五日玻璃泉



上題

定武契叙有三曰肥曰瘦曰五字損本予皆舊藏為今又得此肥本於施武子因以識之嘉定戊寅重九日古汴向水若冰甫

右不損本自王順伯而下十三跋藏俞松家

鄱陽洪景盧

梁溪尤延之

東平范東叔

括蒼梁昭遠

三山黃彞卿

丹丘謝子長

延平鄧千里

長樂黃邕父

霅川倪正甫

淳熙丁未孟夏六日觀於羣玉亭

秘書省印

括蒼王誠之將命出使三館之士餞於史退傅北園橋李沈虞卿出此書示坐客同觀者凡十四人鄱陽洪景盧述

錫山尤袤延之

三山高子雲曇

無諸黃倫彞卿

山陰莫叔光仲謙

蜀范仲藝東卿

括蒼王信誠之

延平鄧駟千里

濟陽李岷獻之

長樂黃唐邕父

渠江正叔簡敬父

吳興倪思正甫

臨江羅點春伯

右一本兩經題名藏俞松家李秀巖題跋在

後

上即大位之初揆以國子祭酒名入都越旬日被命使燕

過定武得此本然非舊刻也顧修程萬里犯暑馳驅而歸  
索有此亦可喜也後三年來守吳門遂以頃歲所得別本  
裝為一卷北望故都回思維行之地撫卷慨然因書於卷  
後紹熙壬子仲冬四日揆題

右蘭亭脩禊叙劉餗嘉話云蘭亭叙梁亂出在外陳天嘉  
中僧智永得之隋平陳或以獻晉王即煬帝也僧智果借  
搨不送索果死歸弟子辨才唐太宗為秦王時見摸本喜  
甚使歐陽詢求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正觀中搨十本  
賜近臣世言遺蕭翼詭計取之者妄也後遂入昭陵溫韜  
發唐諸陵蘭亭復出人間世所傳摸刻本極多而獨貴定  
武本者自山谷始所謂彷彿存古人筆意者是已此刻是

定武舊本慶曆中韓魏公守定武有李學究者得此刻魏公  
力求之仍埋石土中刻別本以獻李死其子稍募以售人  
宗景文為帥伶人孟水清得之以獻子京子京愛而不敢有  
出於公帑元豐中薛師正樞密為帥携石去其子紹彭道祖  
刻別本在郡大觀中次子嗣昌始納之御府龕於宣和殿後  
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或云道祖於定武舊本剝去湍流帶  
右天五字以惑人或云道祖刻別本剝去此五字未知孰是  
尤延之云此舊本蓋道祖未剝去之前摹拓者尤可愛重也  
延之平生所見稊帖不一其言當可信攜李沈揆題

右二本沈虞卿題

歐公所得蘭亭凡三其一得於王沂公家此本是也揆為大

學正時同舍生章澣為余得之其族人家今二十有一年矣  
撫卷感慨豈惟山陰勝游成陳迹而已哉紹熙癸丑正月十  
日書於姑蘇郡齋

右藏俞松家李秀巖題跋在後

唐硬黃紙雙鈎蘭亭叙字皆率意為之咸有褚法非馮  
承素之流所搨寫本無復可疑此書當下真蹟一等非  
知書者未易道也昔南宮米舍人芾元章書史有云樂  
毅論天下正書第一蘭亭叙行書第一也縱有半書印  
乃宋氏寶晉書印後有忠孝家之印即吳越錢氏印及  
有趙景道進德齋印蓋已經名公鉅卿賞鑒矣乾道二  
年中元前一日獲於錢塘故人杜可升升之因手裝於

行在祥符寺張克臣跋

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事物皆然而字畫為尤甚世之法書  
亘古竄今王逸少為稱首永以為訓不可復加然精粗真  
偽在當時在後世或猶有疑者逸少嘗作意書表上穆帝  
帝使張翼擇紙色長短相類者臨寫而題後答之視之不  
覺詳視乃歎曰小兒亂真迺爾耶在當時已自疑如此唐  
初去永和猶未遠相傳以叙草為遺踪之刻太宗寤寐求  
之以王氏家傳在其孫智永弟子辨才處用房玄奘計得  
之及攷紀聞所載乃云元草為隋末時五羊一僧所藏誓  
與死守太宗以威驅勢脅而又得之二說不同則此叙真  
蹟又有可疑如此自匣殉之後獲見硬黃響搨者且為欣

幸迨於明皇始刊之於學士院洎顯宗朝又刊於翰林待  
詔所攷其二石一乃懷仁所臨前瘦而後肥一乃王承規  
模刻豐稜得所轉搨精神至石晉時耶律鞏藏北去遺是  
石於殺狐林遂號為定武本不知其為學士院本耶或  
待詔所本也後汴京書坊亦刊一石吐、逼近而摹手差  
劣識者謂之贗本時人鮮克致發而墨本茲為可疑宣政  
初薛紹彭易定武石歸藏於家敲刷過多駸、剝裂上之  
天府更以他石別鐫其致疑滋甚二百年間博雅君子家  
摹而戶刻之無非根苗於定武本其庸工者駸乎無以議  
為而精微者得真十六七互相詆訾而收藏者為疑又將  
如何自非得之、正傳之、的雖明發秋毫欲決其近似

之感亦愬乎其難哉復槐仙祖政和間為博士日得是本於定  
守之故家携歸秘篋示為子孫矜式淳熙中闈入伯父位愛護  
惟謹近為鬻碑者所得不期而遇若有神明呵禁之者价驚喜  
之餘亟以倍價復歸較之所集蘭腕數十本何啻驪珠之與魚  
目瑜瑾之與砥砢筆勢自然精微道勁玩味不能釋手信乎其  
為王承規舊本也因驗諸易得卦之睽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  
以同而異蓋始焉同於槐堂而中也異於闈折初九曰悔亡勿  
追自復蓋幾為鬻碑負之而走幸終歸于我上九乃曰羣疑亡  
也蓋家傳之可信而絕無前所謂數者之疑吁合極而睽、盡  
而合至理所存非偶然者謹熏沐裝軸永為青氈之藏抑當思  
其信以守器之誼則其傳斯無忝耳嘉定己巳中秋鄭价裕

齋誌

右二本二跋鄭夔槐本藏俞松家

蘭亭博議余及素君澤卿所輯也余挈故書入山陰結廬茂林脩竹間訪問王謝諸人遺蹟但見空流巖秀雲物興蔚而已既而於屋東得鄰土地數畝益藝卉竹治堂觀人有以泣龍溪家所藏楔圖見遺者乃揭之屋壁間又有舊藏定武石刻亦設諸几席日與兒輩來游觀圖玩字如與王謝諸人相接一日澤卿忽携博議見過予驚且嘆曰此越故事也吾曾不能為之而澤卿所編其勤且篤而又精贍貫串如此余每謂右軍名為侍中尚書皆不拜又擢護軍將軍仍不就至於兒娶女嫁便有尚子平之意縷縷書辭間其識字度量似非

江左諸傳所可及天若有晉使昌於事業當不在司徒叔太傅公之下而論者僅推其研精篆素盡善盡美而已吁是何其不知右軍者耶繭紙一帖辨者多矣自有確論因不復云獨愛吾澤卿續證詩書之系膏肓大雅之傳凡所攷訪一一詳的直有括囊流俗包舉藝文編該緗素殫極丘墳之意因以叙博議且以策衆曹之苟簡鮮云開禧元年十二月望日四明高文虎書

右藏楊叔憲家

嘉泰壬戌十二月因與鄰人湯升伯過童道人許見此楔帖知是烏臺盧提點者所藏定武舊刻後數日雪後更欲雪上車寒凜因詣童買得之白石道人姜堯章書

廿餘年習蘭亭皆無會處今夕燈下觀之頗有所得漫書於此癸亥三月十二日白石

天下能事無有極其至者袁昂謂王右軍字勢雄強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歷代寶之永以為訓然右軍在時師法平原王廙又衛夫人書大雅吟賜子敬右軍亦嘗臨學同時有荀興字長倩寫狸骨帖右軍自謂不及也大抵右軍書成而漢魏西晉之法盡廢右軍因新奇可喜而古法之廢實始右軍亦可恨也余官帖中有張芝草帖皇象文武帖鍾繇宣示帖王世將廙上表二首其筆高絕具存古意而宣示帖乃右軍所臨不失鍾法也右軍之前既多名書右軍同時又有世將李衛王洽謝安珉珣諸人皆妙于此故蘭亭不見稱于晉

而至隋唐始顯耳癸亥六月九日白石書是日天乃大熱

右一本姜克章三次題跋藏俞松家李秀巖有跋  
在後

蘭亭出諸唐名手所臨因應不同然其下筆皆有畦町可尋惟定武本鋒藏畫勁筆端巧妙處終身効之而不能得其彷彿世謂此本乃歐陽率更所臨予謂不然歐書寒峭一律豈能如此八面變化也此本必是真蹟上摹出無疑學右軍書者至蘭亭止矣今世所傳石本利一角者皆定武所自出也然其工拙妍醜如人面之不同覽者自當具眼可耳又定武一石前輩紛各有異論既自具眼定知所擇定不向人言下轉也此卷有山谷題字山谷之言云爾乃知當時真贋混淆久矣山谷之孫字子

邁今為農丞過予見後題欲乞去予不忍與以為去此題則蘭亭廢矣周翰者文及甫之字多見其名於書帖後雅尚如許亦足以贖粉昆之疵矣嘉泰壬戌十有二月白石道人姜夔堯章書

右蕭千巖所藏本

余幼侍先君見薛氏子為先君道定武修稷叙刻頗詳薛之伯祖師政嘗帥定武謂初得此刻于定武之殺胡林後置郡解歲月久矣薛至定士大夫乞墨本者狎至薛惡摹打有聲自刊別本留譙樓下多持此以授覓者蓋先後已二刻居止何薛之子紹彭私又摹刻易元殺胡林本以歸自是定武所藏殆薛父子所重刻二本耳政非舊物也然

好事措寃源流次第真贗各據所聞以定勝否年來有剽本之說謂薛所得殺胡林本欲以自別乃取湍流帶右天五字各剽一二筆私以為記又有取况之說謂定武者於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絲之論莫知孰是然予獨信薛者蓋其家親見而身歷之豈今所謂定武本者或出於薛氏父子所重刊者耶抑所挾歸者中更多故將又轉而之他也今觀順伯所藏余亦未敢遽以薛語剽本取况之說為證然在等輩實稱第一余雖隨羣嗜此所蓄益未敢信是夫以右軍平生得意書一字一筆皆足以心會而神遇要不必苦計較毫釐疑似之間余自此更當訪佳本以求正于順伯云表起巖題王順伯少卿本

頃歲有薛氏子為先君道其族伯紹彭定武蘭亭帖三本始末語與前輩略同去春予跋王順伯定武本嘗及之矣蘭亭帖距今歲月滋久本既弗一好事者說又殊異然物之珍謬雖相去毫釐吾人一具眼目少加訂正便可盡見如順伯與今季路所藏一見知為至寶物也以肥瘦別定本先後本亦是要論余留都下九年士大夫家所有幸數見之往往筆瘦而刻畫大明者甚多較之肥本自永和九年而下只此一行其運筆自然氣象渾厚已不可及其間如會有咸流弦暢清可浪猶齊攬數字相去尤不勝天淵它皆如此又肥本字畫之傍石紋自然鏗動如輕烟籠染拭未去之狀俗語謂之粉紋此尤不可偽為前歲見范元卿所藏渠却未深信肥

本人固各有見也尤延之領袖博雅定武石本偶未得刮目嘗見沈虞卿之本似不減順伯季路者余雖隨羣嗜此而所儲未確僅有一二可以備遺然必求有以頡頏于尤沈王汪之門可也表起巖題汪季路大博本

富沙袁說友敬誦蘇富諸鉅公題跋注想典刑如生乎其時也輒冒不韙書歲月於下方表起巖題唐人臨本

永和九年暮春日蘭亭脩禊羣賢集合毫欲下意已先媚日暄風佐搖筆當時一筆三百字但說斯文感今昔誰知已作尤物看流落人間天上得天高地遠閱不示僅許一二翻摹勒忽然飛上白雲俱徑入昭陵陪玉骨識真之士已絕少真者一去嘆難覓絲、好事眼空眩只把殘碑摹真蹟蕭郎袖



去明真質定武傳來方甲乙如丁如爪辨形似不豐不露分  
肥瘠人止無復見風流謾費精神疲得失臨川先生天下士  
古貌古心成古癖搜竒日富老不厭如渴欲飲飢欲食牙籤  
軸不止三萬集古已多千卷帙有時瞽眼道旁見倒屣迎之  
如不及平生著意右軍處並蓄兼收一何力賞音本在筆墨  
外何必此優而彼劣清波萬頃渾一點明月一輪雲半入是  
中元不礙真趣氣象典刑尤歷、知我罪我春秋乎政尔未  
容言語直我方隨羣厚其嗜門戶弗強絕僅立幾年冥搜改  
無那剝欲流涎分半席閱公善本三四五不覺長歎書卷側  
義之死矣空費公家九萬牋要得斯人寫金石

右三跋一詩表起嶽題內所題王順伯詩本藏俞松

家李秀巖有跋在後

予嘗觀歐陽文忠公題是書是知真本已葬昭陵唐末之  
亂昭陵為溫韜所發其所藏書畫皆剔取其金玉而委棄  
之于是魏晉以來諸賢墨跡復流落於人間我宗

太宗皇帝購募所得集為十卷俾模傳之時以分賜近臣  
今公卿家所有淳化法帖是也獨蘭亭真本止矣自唐以  
來傳本雖多皆以所藏舊本轉相模傳失真弥甚而皆不  
同間或得其一二爾此本光朝頃得之於表兄羅山宰王  
敬子蓋其奉使虜庭歸以為贈藏之踰三十年矣嘗以諸  
本校其優劣獨此為冠今所謂定武本者是也故特寶之  
以為楷式因知傳刻者尚爾造妙想其跡其宜如何哉嘉

定十六年歲在癸未六月望日樂靜居士永城劉光朝  
明遠跋

右藏俞松家

契帖趨唐乃有湯普徹趙模韓道政馮承素搨本皆不  
如永禪師褚河南所臨唯柳誠懸自用柳法作大字雋  
奇特甚今工部公所書生氣凜凜儼然魯公柳莫及也  
公在

高宗臺閣

孝宗省曹名節論議彙獻典刑皆足以標準  
兩朝儀刑諸老而一本諸學晚來東臺訪舊事風流  
聲采猶被晉人士清哉孫踐世官拜遺像清白雅亮

挺祖風碩瞻崇陰遺越以琰一香世如彼渚蘭乃若裒  
上祖以來書導自羲獻二十八人直可陋視方慶嘉定十二  
年八月日高似孫書

右高踈寮題喻工部樗所寫契序

之茂為兒童時侍先祖龍舒府君常見几間卷舒蘭亭會妙  
喜動顏色抱之茂於膝上指示且曰此王右軍蘭亭脩契序  
草也筆意精妙於時寶之劉餗蘭亭嘉話云蘭亭叙自梁亂  
出在外陳天嘉中僧智永借得之隋平陳或以獻諸晉王即  
煬帝也僧智果借搨不還後果死歸弟子辨才唐太宗為秦  
王時見摸本喜甚使歐陽詢求之武德二年入秦王府貞觀  
中搨十本賜近臣世言蕭翼取者妄也後遂入昭陵溫韜之

亂發唐諸陵蘭亭復出人間世所傳摹刻本極多而今獨以  
定武為貴者自山谷始所謂彷彿存古人筆意者是也慶曆  
中韓魏公守定武有李學究者得此刻魏公力求之延埋石  
土中別刻本以獻李死其子稍暮以售人宋景文為帥伶  
人孟水清得之以獻子京子景愛而不敢有也留於公帑元  
豐中薛師正為帥携石去其子紹彭道祖刻別本在郡大觀  
中次子嗣昌始納之御府龕於宣和殿後與岐陽石鼓俱載  
以北或云道祖別刻本剝去湍流帶右天五字又云剝去者  
別本也今此數本刻字皆全又云此皆未剝去之前摸本也  
傳刻既多工有巧拙自各存其妙然真蹟已千百年不可復  
見矣故題之曰蘭亭會妙之茂痛念先祖誨言時已七十年

矣遺墨如新不覺感愴墮泪遂書於後

右雪邨魯伯秀跋家藏本

孫叔詣叅政以所被賜本刻石會稽而薛嗣昌所得長安崔  
氏本亦刻在淞東倉司

柳公權楷書楔序改天朗為天融不知何意

右二說秀巖李先生筆記

蘭亭續考卷二

吳山俞松

魯氏此帖藏之百年而壽翁表出之非篤好何以至此後  
山陰脩楔之八百六十有九年冬月上朔日蜀人李心傳  
觀淳祐初年題魯雲林所藏本

董承旨者名誠劉信叔子壻也劉氏世為貴將則此帖由來  
可攷矣鏡去五字所傳亦不同昔右軍既書此文甚自愛賞  
更書之無能及者則謂蘭亭不見稱於晉恐未為確論也摩  
抄墨本尚爾况其真蹟耶淳祐辛丑歲十有一月庚子我生  
越六日乙巳秀巖老人李心傳題姜堯章所藏本  
紹定之季歲予罷史職歸崑居春三月過禦溪沈虞卿侍郎

之孫提舉君以家藏契帖示余求識其後秋九月過梁溪尤  
伯晦仲晦方里居邀予與蔣良貴共飯日加已已速客席間  
設大几錦標玉軸堆積其上余雅聞遂初圖書之富也亟起  
觀之則多元老鉅儒所嘗鑒賞者良貴拔其尤者謂予各題  
數語觴每行趣輒更一二軸遲明飲  
題若干身亦不憶有無契帖在其間也

國後臣松潘之以示臣贊  
則贊字款如誤筆

五日俞壽翁走价以此帖示余實沈貳卿於羣玉暨史園兩  
嘗出所坐客者而尤公遺墨在焉其為定武真帖不疑矣前  
後同觀者十有六人大抵二熙名士其間蓋有出處與陰替  
對者自是右軍輩人物書翰其一也後之覽者又當有感於  
斯文陵陽李心傳書供內相所題本

俞壽翁寄所契帖四皆定本也但筆迹微有肥瘦之不同耳  
聞諸前輩謂此石將歸天上好事者疊紙以拓之紙在上者  
字微瘦理宜爾也此帖差瘦勁余一見之便覺與沈貳卿家  
本相類視壽翁所評亦然因識其後淳祐元年冬十有一月  
乙巳研溪李心傳劉明達所藏本

此帖嘗經思陵賞識無復可議况後有驪珠三十六耶思陵  
本教黃書後以偽豫遣能黃書者為間改從右軍而紹興之  
初筆勢已如此乃與戒石銘字體頓異殆天縱也鄭謨寺人  
中之粗能詩者上雖以此帖畀之未幾屬韃之際復以其交  
通士大夫而止蓋畏公議如此後百有十年承議即臣俞松  
以示前史官臣李心傳因憶傳舊聞龔識其後高皇賜鄭  
謨本

此卷不知何人所作觀其意象殆二人初相見時也或謂當作老僧蒼皇頓叩口舌而不能合之狀乃為真失蘭亭耳昔政和畫學以午陰多處聽潺湲命題衆皆作清流激湍而聽者坐其側最後納卷者獨為藤蔓膠轄樹影正中而有人屬耳于崩崖亂石之間

上覽之以為真聽潺湲者遂除畫學錄然則摹寫之工固不在乎泥其迹毋亦對談之頃而蘭亭已落吾度中耶壽翁試評之淳祐二年春正月甲午雪濱病叟書

江南蕭翼取蘭亭

余嘗評壽翁四稷帖以瘦本為勝後見周益公之說亦然壽翁復以二帖示余之瘦本也沂公作相時定武石似未刻豈其子孫所藏耶淳祐壬寅歲雨水節雪濱病叟李心傳書

正公所藏本

余既題此帖後五旬有一日壽翁復以示余友復觀之真善本也以集古錄考之當嘉祐中定武民間石刻已出但未入公廨耳然世傳薛紹彭易之以歸長安後其弟嗣昌獻諸朝今觀嗣昌大觀初題識乃以為得長安崔氏所藏本真然而刻之則又非定本也蓋薛本幸存於靖康北狩之日而後逸於建炎南渡之時自是絕迹矣今壽翁訪求至十數帖而未見其殆有蘭亭癖耶心傳嗣書再題范文正公前本

集古錄所收蘭亭四刻王沂公家本後居一爾而陳沈二跋咸稱為或疑其有一誤然沂公家自有石則摹傳宜不止此但渡江之後所存絕少滋為可愛耳虞鄉鑒賞甚精茲壽翁所以為

據也歐公錄泝而舍定改謂其纖毫無異不必並列爾非有所  
輕重也淳祐壬寅歲清明後五日蜀人李心傳觀歐陽文忠公所藏本

此帖信美矣唯室以為王沂公家本盖有所授第併指定式石刻  
則似未深攷耳歐陽公既叙泝本而繼之云又有別本在定州民  
家二家各自有石校其本纖毫無異故不復錄然則二本皆佳也  
奚必以定本為貴哉唯室紹興名士也余嘗得其步里客談一編  
今又見其三詩風流可想矣淳祐壬寅歲季春之四日雪溪病叟  
書王沂公本

德壽臨蘭亭世所藏者不一而垂針蟹爪之体各具其  
宸筆也俚摸刻者視真蹟為稍腴耳嘗聞普安恩平宗藩  
並立之時

上各賜以所臨蘭亭而批其後云依此進五百本其後

重華書七百本上之而恩予訖無所進盖勤怠之分天命之所以  
去留也書帖云乎哉淳祐二年脩稷日承議即臣松以真蹟示臣  
心傳龔題其後高皇御書臨寫本

壽翁以三稷帖示余其末用青社忠臣曾孫之印盖曾威愍家  
所藏也威愍建炎初帥京東死國難余聞定刻以瘦本為貴而  
此首帖特秀潤昔歐陽文忠公評李陽冰忘歸臺等諸碑謂三  
石皆活歲久漸生刻處欲合故多瘦細時有數字筆畫偉勁者  
乃真蹟也然則此帖殆亦活石所刻但摹打有先後故潤瘦不  
同耶反復視之滋為可愛其它亦不足較也淳祐壬寅歲北至  
日秀巖李心傳審定魯公序所藏賜本公序為京東帥之死難也博士錢紱謚曰劉愍執政慙之改田威

論漢魏法書後此者東晉為第一就晉人論之右軍又為第一右軍遺墨流傳至

國初者尚數十紙而蘭亭臨本特為士大夫所稱余嘗見壽翁所藏蘭亭石刻凡十餘而此最後出蓋魯魯公家故物也定本始見集古錄中後六十年乃歸

御府魯公所藏豈其居揆席時與歐陽公俱得之耶或謂右軍風流人物與謝太傅自是輩流不應專以筆札之工為貴余謂有如此人作如此字乃為第一宜壽翁之寶藏而無數

也淳祐橫艾攝提格臯月幾望雪濱病叟李心傳書

魯公所藏本

定刻得薛氏父子而顯觀道祖臨帖殊可賞愛豈心誠求之故蘭亭自入渠筆端耶如未能然匠意經營終不近爾帖藏下

山已久今乃入於御溪歐陽公謂物常聚於所好者是也淳祐二年孟秋九日雪濱病叟李心傳題

薛修撰道祖臨寫本

此榮氏賜本真定刻也但次新謂慶曆中宋景文帥定武得此石留於公帑則小誤景文鎮中山在皇祐中墓碑可攷建炎初宗元帥守汴都得此刻致之維揚行在渡江時失之自是絕跡余嘗讀洪丞相隸釋云碑刻不必問所從但以書之二拙為斷此帖既佳而其來復有自非壽翁篤好之未易致也淳祐二年八月端午雪濱病叟李心傳書

榮次新所題賜本

王順伯好古博雅在二熙間為第一所藏諸稊帖尤遂初極稱之表起巖所賦茲其一也賞音本在筆墨外何必此優而彼劣其然耶其未必然耶壽翁試評之淳祐壬寅歲秋八月哉生明雪濱病



史李心傳書表起巖賦長篇王順伯所藏本

壽翁以此軸示余石既中斷故缺十六字、三瘦勁榮次新所謂第三本也康生朔南徧歷至乾道間尚存此帖未知何時歸下山今又易主盖余行四方所未見者茲為可貴也淳祐次年龍集攝提格旻天中月皇極之日雲濱病叟題葉石林所藏定武斷石本王右丞所畫蘭亭圖

祐陵標題仍書何延之所作記於後逮今百三十三年矣爰自火龍騎日以來

天上圖書散落人間不知其幾甚至江左者僅毫芒耳臣松得之以示臣龔攬流涕記中數字殆是筆誤讀者以意屬焉可也王圖已經

睿鑒故不復論淳祐二年白露節日前史官臣李心傳謹記  
徽皇御題王維蘭亭圖又御書何延之蘭亭記

秘府藏

祐陵書百餘軸臣三入承明備見之矣大抵政宣間所賜臣下觀筆也紹興日曆載

高廟聖語云近有進

先帝御札者宸翰小璽皆人偽為之時渡江未久也而贗本已出矣何耶淳祐癸卯二月幾望臣松以帖示臣龔攬再三筆勢似與秘府所藏稍異因憶蔡條史補政和初宰臣言近降御筆有不類

上書者

上曰比得一二製筆其管如玉而鋒長幾二寸是以用之作字軟  
美乃知崇觀政宣筆法固已不類此帖殆崇觀間所作也帖中頷  
悟憊三字咸從右軍之舊不復鑿正蓋自來臨摹之本如此惟麗  
字特有所避故與諸本不同云前史官臣李心傳龔書徽皇御書  
臨寫絹本

蘭亭續考前一卷其間有松所藏本與它人所藏者合為一卷  
後一卷皆松所藏嘗經秀巖李先生品題命工鋟板以貽同志  
淳祐甲辰中秋日書於景歐堂

正德間吳人柳大中僉嘗藏書萬卷特以抄本鬻於嗜  
古者此冊亦出諸柳氏云係宋刻大字本搨之又有一  
澤卿蘭亭考十二卷藏於家今大中止矣所藏皆散去  
余偶得之華少岳忽病疴不能執筆乃命病兒手搨以  
供老境清玩復綴數語末簡云

嘉靖乙卯秋廿二日句吳茶夢散人姚咨時年六十  
有一

附錄

蘭渚上右軍蘭亭真蹟為僧辨才所藏唐太宗百計求之不獲房  
玄齡荐蕭翼才可使翼乃南游辨才一見密款翼因竊歸太宗大  
悅拜翼員外郎臨沒教顧太子願借此以殉今世所傳皆是當時  
臨本

山谷老人黃庭堅跋



